

天下

旅游学术随笔集（二）

戴斌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天下

旅游学术随笔集（二）

戴斌 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延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旅游学术随笔集. 2 / 戴斌著.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5637-2563-2

I. ①天… II. ①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775 号

天下——旅游学术随笔集（二）

戴斌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fx@ 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心中有个恋人 身外有个世界

春节之前，戴斌博士来信，说他的第二部随笔《天下》已整理完毕，即将出版，问我能否为之作序？我冒冒然就答应了。戴斌的第一部随笔《语·路》是谢彦君写的序，他们都是写随笔的高手，我一个纯理科训练出来的人，写的文字划根火柴都会燃烧起来，答应之后就有一些悔意。

之所以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缘于 2006 年在广州花园酒店的一次闲聊，我们都有一致的认同，衡量学者和学术机构最终的表现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不是当时有什么声誉和影响，不是发表成果的数量，而是若干年之后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从此之后，尽管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同，交往多起来了。特别是 2008 年戴斌到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工作之后，我被聘为研究院的学术委员，每年都要一起开 2-3 次会议，见面更多了。

十几万字多的《天下》，我花了 2 天读完，有几点印象深刻的感受，记录下来，与她未来的读者共享。

- 《天下》是一部日记式的随笔，说她是日记式，因为她以时间的顺序来记录工作、抒发感悟，可以还原主人的工作和生活轨迹。本部随笔记录的是戴斌离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中国旅游研究院最初几年的从创建到基本成型的心路历程。

- 历史贡献和国家需求。身处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转折与发展时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既想做出有历史贡献的知识创新，又想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实际的贡



献,这种时而矛盾、时而一致的思想争斗在《天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 身体和智力透支。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使我们这一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即使承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也不愿意放下学术研究,本来工作应该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才合理。戴斌现在工作的中国旅游研究院是一个半官半学的混合体机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领导人既要按官场的游戏规则参加大量的“应酬”,又要像知识分子那样亲自操刀写自己的文章和演讲稿,因此往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时间才属于自己。我没有具体计算戴斌一年要在国内外出多少趟差,开多少次会,做多少场演讲,负责多少课题,但我知道他的工作量远远大于我,自叹弗如,可能换任何一个人都是难于承担的。每年这样的工作量和压力,除了身体和智力的严重透支,还有什么捷径可走?想起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中的歌词,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属于哪一个?或许,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全选,只能属于一个!

- 责任与信仰。工作强迫症,身体和智力的双重透支,无论是用感性,还是理性都无法解释,只有责任和信仰可以支撑。现今的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缺乏信仰和责任的时代,也有人用狄更斯的话说,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实际上,若不是从责任和信仰的角度,很难理解戴斌在随笔中对更年轻一代的“谆谆教诲”,很难理解他的另外一本书《一个大学校长的梦想》的本意,可能会被误读为好为人师与年少轻狂!

- 小城意识和鸿鹄之志。多年前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评论他们社科院一些来自小城镇的同事时说,这些人往往取得一点小成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觉得完成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转化就大功告成了,他把这种行为称作“小城意识”。戴斌来自安徽农村,但没有一点“小城意识”,随笔中自始至终渗透着他的鸿鹄之志。

- 研究思想的平民化。如果将研究的平民思想看做“小城意识”的话,小城意识就没有什么不好。随笔反映了戴斌学术思想发生了的变化,从大都市走向了小



城。他过去主要研究高级饭店,后来关注“平民”饭店,关注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百姓的旅游“权利”,在云南临沧考察之后又关注到了边疆旅游开发对原住民的发展和影响。

● 亲情·乡情·友情。除了工作的记录思考,戴斌在随笔中有很多笔墨在叙述回家乡见父母的思乡之情,乡亲到北京找他帮忙解决不了时的无奈之情,对下属同事的友情。

随笔反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1000 个读者有 1000 个解读,在读的过程中对 49 篇随笔都记录了点滴,想多写一点,转念一想,打住,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吧!

保继刚

2013 年 2 月 12 日于彩云之南

目 录

CONTENTS

有居无意的青苔	1
光影摇落的谷场	5
红 瓷	9
转 身	13
葫 芦	17
纪念,或者方向	21
近冬的江南	25
想起十二月党人	29
秦淮明月今时关	34
当是你在引领我的前行	38
潜伏的海角	42
五月槐	46
金戈铁马入梦来	50
七月流火	54
大歌山语	58
衣秋的古镇	62
家国计 儿女情	66
木兰的星情	70



新鞋子、旧鞋子	74
论语中的失空斩	78
船 说	81
阳光洒于九曲河岸	84
风雨稻草人	88
故 乡	92
双城记	96
目 送	100
八月的天空	104
传 奇	108
雪 国	111
乱 花	114
叫我如何不想她	117
不知所措	121
家 后	124
天 下	128
柳飘絮飞的时节	131
光影的故事	134
在那遥远的地方	138
洒满青花的旅程	142
南国的南洋	145
榴莲飘飘的校园	149
多情剑客无情剑	152
年年岁岁花相似	156
彩云追月	159

历史的天空	162
头发青了	165
红楼梦中船歌声	168
吉檀伽利	172
一千零一夜	176
少年,少年.....	179

有居无意的青苔

本书(《中国度假饭店市场环境与产业成长战略》,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12)是一个断断续续运作了近三年的学术自选项目,也是我的体制内大学教员生涯里最后一部出版物,近期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终稿的修订上了。在支撑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和产业活动领域,自己一直对于与居住有关的饭店业态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并为之持续配置了太多稀缺的学术资源。因为,对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在万水复千山中风雨兼程的行者而言,离开了曾经的故园,远方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对于居住的需求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旅游产业的诸多链条中,相对于景区、餐饮、交通、娱乐和购物而言,与居住有关的设施和服务可能不是最醒目的旅游吸引物,却一定是最基础的旅游产业支撑要素。

无论关于饭店的定义有多少种,与睡眠有关的客房产品都是其核心内容。就类型而言,我们可以从消费动机上把饭店分为观光、度假、商务饭店;可以从所处位置分为城市、机场、乡村饭店;更可以从价格上直观地把饭店分解为豪华、高端、中端、经济型、廉价饭店。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业态在经济社会体系中的本质功能及其变迁规律,进而推进整个产业的持续创新。在具体的微观运作实践中,我们更需要从客人对饭店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去设计我们的产品,去展开我们的服务。对于产业投资运营商的商业模式研究和发展项目而言,回归原点去思考确是必要的。在东航国际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张海先生陪同考察青岛、西安、上海的



各个机场酒店项目的行程中,每次与中高层管理人员座谈时,我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摒弃那些建筑、设备、制度、标准遮盖的表面,饭店就是为了给行者一个可以安然入睡的场所,在异乡的行程中一个触手可及的安全场所。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其他的东西,都是附着在这个原点之上的。

与一般的城市商务饭店不同,度假饭店的消费者至少不完全是以效率为导向的,而是强调对生活品质的关注。而品质又是与饭店所处的自然环境,与饭店运作过程中自然显露出的人文气质,与业者对行者发自内心的呵护密切相关。当住宿场所的自然空间与居停者的心灵空间在特定的时间段上相互契合时,度假的品质就自然生成了。在彼时的情境下,就是像 3022、1924、381 这样的符号化的房间,也会因为哪怕只两三个夜晚的居住而留下一生的记忆。如果说饮食是唇齿之间的故乡的话,那么居住就是触手可及的家园,也是身心最为柔软的护卫。唯有历经由唇齿到身心的真正融入,才是你我真正的故园吧。如同读大学时听过的一首老歌,“遥遥洁白的树枝,花雨漫天飞扬。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配上牧歌的旋律,在苍茫的暮色中轻轻吟唱,那座水边的祖屋于是就在听者的眼前清晰起来,并且勾起对于居住的无限渴望。

在有关旅游住宿产业的专题演讲,还有与业界同人座谈时,曾经几次阐发这个观点:度假饭店是从消费动机和客源结构的角度与观光饭店、商务饭店相比较而存在的。不要一说到度假饭店就马上想起中东、地中海、印度洋上的那些奢华的设施与极端个性化的服务,这个业态确实与价格不是直接相关的。富人有富人的度假方式,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度假生活,就是普通的职场白领,一袭薄衫,简单的行李,坐着大巴,穿过油菜花开的高速公路,到了那些铺着青石的小镇,随便找个临水的人家住下来。晚上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推开重重的门窗,早上三竿时分,在鸡犬相随的庭院里和主人一起吃些家常的早点,偶一低头,方觉不经意间鞋上已经沾了青石小径上些微的青苔了。那时的相视一笑,谁又能说不是度假呢?

确实,本质意义上的度假饭店,无关价格,无关阳光和海水,甚至也无关设施设

备,它只是恰到好处地提炼了山脉、水系、林相和人文气质,在不经意间给了异乡的行者以身心无二的皈依。只要饭店具备了这一难以言说的气质,哪怕就是在繁华的都市,也可以打造成度假的空间。3月19日至22日,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在上海召开饭店管理公司联席会议期间,我第一次入驻了已有80余年历史的锦江饭店。礼宾部员工殷勤得体地把客人迎出虹桥机场,在三言两语的闲聊中就把饭店的历史积淀做了介绍。下了延安高架,车子由繁荣的都市夜景转入传统的弄堂时就一下子喜欢上了她。尽管类似的宴请经历得不少了,第二天晚上由锦江集团高层在锦北楼主持的招待晚宴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菜单设计、餐桌摆设、出品节奏、席间服务,到场间音乐、员工着装,无不尽显江南风韵和海派风情。《茉莉花》开的时分,听由思想在黄浦江面的烟雨中漂浮。直到临行的那个黄昏,透过车窗外带着料峭寒意的风雨,在远行的途中依然会有触手可及的家园相伴。

真正长久的记忆一定是与人有关的。毕竟,只有适宜居住的,才是适宜旅游的。月初,受国家旅游局综合司的委托,一行四人到贵州省调研雪灾之后的旅游业恢复情况。在贵阳市郊的镇山村和青阳镇,我一直在询问来访者的住宿接待设施的发展状况。抛开学术语言和宏观叙事不论,总觉得真正的度假并不是逃避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行言风生,坐看云起,求得一份内心深处的淡定从容。这样的空间与凡间的烟火并不排斥,相反,有人的地方才是真正的自然。在考察的行程中,常常惊讶于青山绿水之畔,古驿要道之冲,人间烟火就那么怡然自得地融入天地时空。恰如江南的乌镇、西塘、南浔那些古镇一样,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家园。却还是止不住想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买下田间地头的栖身之所,用自己的双手盖一所小小的民居,也好在辛苦劳作的间歇,静静地守护着这一份约定。

3月12日的初夜,结束了山东省旅游局关于“集团发育与山东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主题演讲后,为了东航酒店集团项目的调研,匆匆地登上去往青岛的D609次动车。带着寒意的春雨沥沥地自齐鲁大地上空飘落,又密密地敲击着疾行的车



窗。不似驻于记忆里的青石、小巷、雨伞,还有沾着二月青苗气息的顾盼嫣然。初春雨夜的北方平原上异常的空旷和无助,只是注视着双层玻璃窗上的水滴成线、成块,接着又不经意地滑落。城市和乡镇的灯火,还有灯火边的相守就在恍惚之间轮回起来。如倒映水中的鲜花,又如水中的月色,平白地生出些许的无常感来。关于生存、生活,还有生命的意义,那些刻于脑海中的记忆是真实的存在吗?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未来又何以若隐若现?如果是否定的,那么若有若无滑过满脸沧桑的温暖怎么又如此这般地清晰呢?想不明白,那就不想吧。其实,这些风吹不散的逝去光阴、雨打不消的未来故事,还有那些早春二月在江南小镇不经意间沾起的青苔,对于行者,是远在天涯的奢望,也是近在咫尺的温暖啊。

2008-03-27 夜

于北京的月光之下

光影摇落的谷场

清明节刚过,就携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人事处贴好封条的一卷不薄不厚的档案,径至国家旅游局报到并开始履新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时光荏苒,离开校园转眼已是一月有余了。此时,独自坐在北京—天津 D545 次动车靠窗的座位上,生机盎然的风景在不可逆转地后退,陪着自己的是一首名为《美丽心情》的老歌。

与熟悉的校园不同,新机构是新组建的旅游专业研究机构。到任时,只有中央编办的一纸批文,办公场所、部门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学术建设,等等都是空白,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从无到有地筹建。千头万绪的诸多事项,自己最看重的则是“组织章程”和“三年规划”两个文件。如同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一个组织首先得明白自己是谁,得有自己的方向与目标,这样才不至于迷失于日常琐事之中。在分工范围日益广化且分工程度日益深化的今天,组织也好,个人也罢,对于产业和国家的贡献应当有,也需要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比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公司经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等。那么一家学术研究机构存在的根本意义何在呢?我们固然可以说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为产业发展战略服务,为学术成长服务,还可以说要办成一家所谓的国际化的学术机构。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哪怕是很大的事情,却无助于回答“我是谁”和“我要去哪里”的问题。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仅要做事,还非弄明白为什么做事不可,所以就常常会比别人多一些苦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思想库”三个汉字偶尔闪过眼前。对,就是它,是思想。我们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里发展旅游,管理技术、商业模式和



行政体系都需要建构和重组。这些支撑性的模块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可以通过借鉴和学习来建立的,但是思想却只能是原创的。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站在转型和复兴的伟大历史关头,从更大的时空维度去思考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走向和未来趋势,并为政府和业界建言献策,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思想之后是人才,是认同组织理念并愿意,也有能力为之献出自己才华的人力资源队伍。毛主席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古人则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不同的语言表述了同样的道理。尽管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可是在现实中,自己还是意识到了为组织找到合适的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相对于从既有的人才市场上“买”现成的人才,自己倒更愿意寻找那些有潜力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发掘年轻人的潜力,引导他们前行的方向,是任何一家以人才培养和思想建设为己任的学术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五月初,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四方昭德、富力地产和星牌集团等企业共同筹建了三年的独立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审批。承蒙董事会信任,经主管领导同意后,我答应继续担任该学院的筹建工作,直至开学。如此一来,时间更加不够用了,只好抓紧利用中午、晚上、周末、节假日等一切可能的时间资源。在余下的百余天里,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努力,让投资者、高管人员、行政人员,特别是全体教员能够高度认同“办一所以价值观为基础,令人尊敬的酒店专业大学”的核心理念,并切实在各项工作中加以坚守。在此过程中,我尤其看重教员队伍的选择与建设。只要是招聘教员的会议,自己是一定要参加的。在招聘的过程中,除了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外,应聘者的价值观和教学思想是考察的重点。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员,特别是初上讲台的教员,能够给学生传递以责任感为基础的信念坚守才是最重要的。百年树人啊!希望我的同事和未来的继任者在面对“大学”这两个字的时候,能够永恒地保持诚惶诚恐的心态。

科学地阐释一种理念不易,在现实生活里长久地坚持则会更加困难。因为,日常生活会在不经意间对理想、信念和诗意加以缓慢而有耐心地消解。

由于国家假日制度的调整,今年的五一节只有三天的假期,却还是很想回到淮河岸边的那片故土去看一看,走一走。正好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芦太平教授来电说想组织学校 1995 级的研究生毕业十周年聚会,就搭乘 T63 次列车回了趟老家。几天下来,来来往往的同学、友人甚或家人在怀旧的情感交流之余,或多或少地都在相互交流着是否能够利用彼此的资源办些事情。也是现实使然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多的人还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存而奋斗,抽象的梦想不是没有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延续这些梦想。很简单,生计的压力不允许。当时曾经有些许的伤感,觉得自己是回来探探亲、叙叙旧的,怎么尽是说这些功利性的事情呢?把精忠报国的书生意气,都换了日常琐事与人情世故。再一想,如果没有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机缘巧合,自己依然如父老兄弟那般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也许同样如此,甚至比他们更加功利吧。然而,自己毕竟已经走出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走出生我育我的那个小圈子,依然在旅程中的自己除了感慨之外,又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返京的前一天,在父母的提醒下,抽空去了十多里之外的陈桥村,去看望年近九十的姥爷——老家把外祖父叫作“姥爷”的。随着爷爷、奶奶、姥姥的去世,他是唯一健在的祖辈了。二十多年过去,姥爷老了,老多了,却还是停不下手中的活儿,顽强地立在岁月的边缘,为孙辈和曾孙辈延展生命的想象空间。随父母走进舅舅家的院子时,老人家正在用扫把翻晒粮食。望着他布满青筋和老年斑的手臂,儿时的记忆与温暖满满地溢了出来。一边衷心地祝愿姥爷健健康康地活到 108 岁,一边想着很远的远方,真到了离去的那一天,也仍然坚信前世今生的轮回吧。

回到了京城,回到日常的工作环境,家乡的人与物又慢慢地淡成了背景,有些自小长大的朋友和同学竟然也会叫不出名字来,倒是常常忆起儿时家里的打谷场。记忆中的谷场紧挨着庄稼地,离家是有些距离的。夜晚降临的时候,四周的大灯照着,大人们在灯下忙碌着,偶尔聊起家常时的笑声会传得很远,越发显出夏夜的空旷来。而今,我们并肩坐在都市的庭院中,或者屋顶上,一起聊起儿时光阴的时辰,



谷场就会自天而降,一点一点地铺满都市中心的每一个角落。归去时,月亮正滑过天庭,那片谷场上有大串大串的光,还有懂懂影子,正在缓缓地摇落。

谷场边上往往就是水面,因此,记忆中的谷场又是澄静而柔软的。5月9日,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邀请,到广州参加酒店品牌发展论坛暨旅游酒店管理系建系二十周年的学术活动。做完了有关酒店品牌与国家意志的演讲之后,一同游了夜色的珠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融入多次往返的珠江之水,从打开的半边窗子里望出去,光影之中的江心岛似谷场边大大的石头磨盘,又如月光之下的海边礁石。一周之后,为了21世纪报系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酒店枕头奖,还有其他的几项业界的事情,又去了上海和乌镇。在上海入住的是佘山艾美酒店,无论是坐在舒适的阳台上,还是躺在宽大柔软的床上都可以感觉得到蓝色天空下面绿绿的山水。如果可以多待些时间的话,倒是愿意就一直让这些水面温温润润地浸泡着所有的身心。其实,就是离开了家园,那些水中的记忆也会化作刻骨铭心的永恒。

而乌镇上那些长长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的民宿客栈呢,更是枕水而眠的。夜深人静了,如女儿额头一般光洁的月光透过玻璃窗,无言地守护着这一份温暖。近在枕边的运河之水在守护的臂弯里也酣睡了去,倘是偶尔醒来,便可以闻着它如爱人呼吸一般的水流的声音。更远更远的地方,我的父母兄弟依然还在忙碌着,汗水滴落的地方,就会溅起亮闪闪的月光来,入了母亲的目中,也入了游子的梦里吧。

2008年5月28日

于北京

(如果随笔真的可以读作日记的话,2008年5月的文字还应当有四川地震的记载。5月12日下午2时28分,8.0级的地震让我坐在国家旅游局的七层办公室都感觉到了。之后的一些日子,与所有同胞一样,心中悲伤,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又及。)